# 四書改錯

西河合集

四書改錯序目（舊正事有東陽王崇炳虎文氏序茲不錄入）

蘭溪唐彪曰四書與羣書相貫通且聖道聖學盡存是書倘於此有錯而不之知無庸讀書矣先生老不事筆札每以未註四書爲憾門生兒子善承意輯先生經集與講錄之及四書者作四書正事八卷正其釋事之有錯者已行世再期月矣顧陸續補綴似失紀要先生於伏床時更爲整理使兒孫知書者增損移易分三十二門部計四百五十一條合二十二卷名曰改錯雖仍未正義然而義亦多可見焉人雖崇

愚鮮有口不辨菽麥目不識布與帛者乃日食糠粃而認爲稻日衣蕭蘇藜蒯而甘被之以絲紵之名雖曰積習使然然其錮蔽之中人亦已深矣今有人焉一旦起而喚醒之曰此錯也而隨爲改之豈不甚快顧知錯難改錯尤不易惟知不錯者始能知錯惟知千百書之不錯而後能改一書之錯則其所云偭規矩而改錯者先生豈自謂哉夫亦時俗工巧其勿任私智而好附會焉則於是書有厚望已

西河經集目

大學證文四卷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

大學問一卷
中庸說五卷
論語稽求篇七卷
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
逸講箋三卷
聖門釋非錄五卷
四書索解四卷
講錄講餘錄八卷
經問十八卷補二卷
仲氏易三十卷
推易始末四卷
易小帖五卷
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
太極圖說遺議二卷
古文尚書冤詞八卷
尚書廣聽錄五卷
舜典補亡一卷
國風省篇一卷
毛詩寫官記四卷
詩札二卷

偽詩傳詩說駁義五卷　大小宗通繹一卷

廟制折衷二卷　婚禮辨正一卷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　喪禮吾說篇十卷

辨定嘉靖大禮議二卷　周禮問二卷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竟山樂錄四卷

皇言定聲錄八卷　明堂問一卷

學校問一卷　郊社禘祫問一卷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

是書引據他書極博茲不勝載惟正事原本多輯經集為主而畢一漏萬易起攻難故將經集引據目臚列卷端遇有質辨嘗發原文審解之其未引及者亦不概錄

# 西河合集

## 四書改錯目

### 卷一　共二十八條

益部　証

卷二共二十條

〔天類錯〕　天

北辰　千歲之日至

〔地類錯〕　禹疏九河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華嶽　子畏于匡

搴於海　宿於晝

東夷之人也　丘隅

駢邑三百　轉附朝儛

〔物類錯〕　蒲盧

匏瓜　苗而不秀

棠棣　槃

至于犬馬皆能有養　兩馬之力

卷三共二十二條

〔官師錯〕　士無世官

世祿　百乘之家

卷四　共二十二條

〔朝廟錯〕

卷十　共二十六條

甯武子　子產君子道四
庾公之斯　蘧伯玉邦無道二句
百里奚食牛要秦穆公　孫叔敖
季文子三思　甯武子二

卷十一　共十七條

故事錯下　公山弗擾以費叛
三桓之子孫　四世
佛肸召　夫子為衛君
子畏于匡　顏淵後子在回何敢死
有私淑艾者　傷廉傷惠傷勇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　見孔子
子路無宿諾　陳恒弒其君請討之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南辱於楚
齊人伐燕　齊人伐燕　齊人將築薛
宋小國也

卷十二　共十四條

典制錯　千乘之國
纍鐘　以皮冠以旃以旂以旌

若合符節　徙杠與梁
刑政錯　敬事而信三句
使民以時　民信之矣
必不得已而去至去兵　知及之章
片言折獄　肆諸市朝
敬事而信　辟草萊任土地
卷十三　共十七條
記述錯　論語學而篇
憲問　大學曾子
章節錯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
不固主忠信三句　主忠信三句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不在其位至思不出其位
禮之用二節　德行七節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作者七人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至合　外內之道也　故至誠
無息至無為而成　子曰吾說夏禮節　王
天下有三重焉章
句讀錯　書云孝乎惟孝三句
揖讓而升下而飲　懷其寶而迷其邦二段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　聞文王作興

卷十四　共二十二條

〔引書錯〕　仲弓問子桑伯子

徯我后后來其蘇　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衛君待子　不得罪于巨室

蘧伯玉寡過　楊子拔一毛

墨之治喪　堯典

神農之言

〔捄書錯〕　學文

五達道　關雎之亂

誅　書同文

質勝文則野二句　凱風

朝聘　拜下

千乘之國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

廛無夫里之布　食夫稻衣夫錦

卷十五　共三十三條

改經錯
瓜祭
五十以學易
三月
滿廬
雖少
臣始至於境二句
子路曰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微冕
三年學不至於穀
民無德而稱焉
棠棣
宿予晝
仁也者人也章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改註錯
射不主皮
傳不習乎
由也喭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束牲載書
時日曷喪
以贄飯
自牖執其手
今之學者爲人
喪致乎哀而止
畜君何尤
爲諸侯憂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語之而不惰
夫子溫良
見善如不及
不得乎親

卷十六　共二十三條

自造與禮錯

徹

子見南子

揖讓而升下而飲

抄變詞例錯

信近於義章

吾與女弗如也

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故君子以人治人

斯民也節

合下節

是故君子尊德性節

夫志至焉氣次焉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卷十七 共二十九條

添補經文錯

無違

大學之道

詩三百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正名

仕者世祿

五畝之宅

巧言令色鮮矣仁

蓋有之矣

士而懷居

民可使由之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或生而知之節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學問之道無他節

賢賢易色

吾必謂之學矣

譬如北辰二句

不知爲不知

事君數　　繪事後素
我未之見也　　如之者不如好之者節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文猶質也節
爲之難　　內省不疚
以直報怨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當仁不讓於師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全
末　　其揆一也
日三省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人不足與適也二句　　子欲手援天下乎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故時措之宜也
是以論其世也

卷十八　共二十九條

小試大誥錯上

學
雅言　　執御
夫子矢之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善人　　有天下而不與焉
克己　　天下歸仁
作巫醫　　爲周南召南

壹是

期月是守

水信無分于東西二句

楚之檮杌

折枝

雖萬鎰

吾十有五二節

六十而耳順二節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卷十九 共十二條

小詁大詁錯下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所謂誠其意節

率性之謂道

不賭合下節

誠者物之終始節

操則存舍則亾節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紾

甓纑

孝弟也者二句

四十而不惑二節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哀公問弟子章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致知在格物

天命之謂性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誠者自成也節

仁義禮智根於心

卷二十 共二十三條



卷二十一 共二十四條

卷二十二

附錄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字晚晴稿
陳元龍廣陵
張希良石虹 較

# 四書改錯一

四書無一不錯謂四書五經爲六經錯也古六經即六藝經解稱六教漢志稱六學皆以詩書禮易春秋加樂爲六並非四書以舊時無四書也

謂四書爲四書經錯也四書四件書也分言之則大中稱大經論語稱兼經亦稱小經孟子則但爲論語所兼而不自立爲經科若合爲四書則直書

而已故元朝以書問二道經問一道明作分別且特造八比文名曰書義可驗也

謂四書爲四子書錯也孔孟固二子史記謂子思作中庸亦是一子若大學誰作朱氏自分經傳謂經是曾子述孔子之言傳是門人記曾子之意則已不專屬曾子書矣至或問曾子作大學朱氏又言或古昔先民有之未必曾子則安可據耶若鄭氏禮註孔鮒孔叢子並云大學中庸皆子思所作此或可據然亦三子書非四子書也

謂大中本禮記中文程氏朱氏始專行之錯也大

學本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中庸第三十一然早已專行漢志有中庸說二篇隋志有梁武帝中庸講義唐人有大學專本即宋仁宗朝亦曾以大學專本賜及第進士皆程朱以前事也

謂程氏朱氏始合併四書而命以名錯也四書合併于北宋至南宋初胡安國輩已早舉其名然並不云合自程氏若朱氏則在寧宗朝雖有開僞學禁稱朱熹四書然但舉舊名且朱氏作註亦不合稱四書如大中稱章句論孟稱集註至元朝用以取士雖總用朱本然仍曰書義用朱熹章句集註

二書並不濫稱四書註可驗也

謂宋曾以四書取士錯也宋初以九經取士間及論語至元祐變法有論孟義然是時以詩禮周禮春秋左傳爲大經周易公穀儀禮爲中經論孟並不在經科即朱熹選舉私議亦但言諸經科中皆當兼論孟問義則終宋之世但兼及之未嘗有專科之事且第兼論孟不及大中以是時大中止禮記本而未嘗有增改移換如今世所行之本惟元延祐年始開科取士一變舊法以四書爲書易詩書禮春秋爲經而去周禮儀禮春秋三傳爾雅孝

經等于不用且限四書五經傳並用宋人經註立于學官而前儒經註一槩不問惟禮記則元時尚用鄭註而入明而復以宋陳澔註易之而于是諸經諸傳俱蕩然矣此實漢唐宋後一大變法也

謂四書文爲帖括錯也隋唐至宋其試士有帖經一法取所習經本掩其兩端中間留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而使之括之十帖括其五以上卽謂之通此記經之法今無是也

謂四書文爲經義錯也試士經義有兩法以口問者曰口義以筆問者曰墨義皆就經策題而解其

義如釋詁釋訓類此明經之法今無是也

謂四書文爲制文制藝錯也制文制藝者天子自爲策制以試士名爲制科又名爲大科其科自西漢策賢良文學以後沿隋唐及宋累累不絕如宏詞拔萃直言極諫等與進士明經諸科相間舉行惟元明兩朝八比與而制科遂絕凡舉孝廉舉方正皆止薦辟並不策試是制文以八比廢而反謂八比是制文是指晝作夜眞大夢也

且謂八比是宋王安石所造錯也安石變法但去詞賦祗用經義且以詩書周禮三經自造訓詁使

經生誦之以之作文謂之三經新義何嘗有八比之名八比之法見于史冊乃忽造安石八比文居然行世豈非笑話考元朝變法時用王耕野名克耘者造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其法自破題接題小講一名冒子後有官題又有原題于是有大講卽中比也然後有後講亦名餘意卽是後比而其㝡要者又有原經亦名考經使經文來歷明白乃又有結尾專以已意斷傳註之誤雖與今世所行者稍有出入而其法不變乃以元王氏爲宋王氏以元延祐法爲宋元祐法眞夢之夢也

然且日讀四書日讀四書註而其就註義以作八比又無一不錯人錯天類錯地類錯物類錯官師錯朝廟錯邑里錯宮室錯器用錯衣服錯飲食錯井田錯學校錯郊社錯禘嘗錯喪祭錯禮樂錯刑政錯典制錯故事錯記述錯章節錯句讀錯引書錯據書錯改經錯改註錯添補經文錯自造典禮錯小詁大詁錯抄變詞例錯貶抑聖門錯眞所謂聚九州四海之鐵鑄不成此錯矣

聖天子知其然已于甲辰丁未兩科直廢八比而惜諸臣依徊無能爲仰承之者以致因循有年仍還

故轍然猶特頒
敕諭搜天下經註之與學官異者悉收入祕府其
神鑒卓然深知學官經註有誤如此康熙丙戌予東
還草堂以年踰八十不能著書兒子遠宗偕兒子
文輝從京師歸與門人張文彬文楚文嶽兄弟輯
子經集中有爲四書註作駁辨者合之作正事一
書先正其名物文藝禮制故實而闕其義于有待
以爲義煩而事簡第正其簡者且又不盡其刊正
之力謂之括略而惜其陸續補綴無經紀也按八
比㝡重莫如原經結尾二法專以巳意考經而斷

經註之差謬如前朝浙試有君子務本題結言據此則本安得訓作始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可乎是也第其後曲護經註者謂結尾詞費易藏關節遂隱相遺落而順治辛丑旣已定

功令而並復之夫復之則仍可正錯矣業遵

功令復八比而即以八比之復結尾者正經註之錯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因取正事一書而條理之而遠宗文輝仍赴京師三張兄弟以備書散去老病臥床曰呼兄孫能書者口授而使記之題之曰四書改錯離騷曰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

錯解之者謂俗固多錯錯然背規矩而改之則雖改亦錯吾之題此正恐改者之仍有錯也他日

皇上南巡當躬進此書以句

聖鑒否則藏于家以俟門生兒子之入獻焉康熙戊子某月日

張文彬二監　張文楚南服　張文黻風林

文輝充有　遠宗述齋　詩耦蓑　原輯

人錯

柳下惠

(論語)柳下惠魯大夫食邑柳下

(孟子)柳下惠居柳下

康熙二十年予在史館益都相公言

上幸南書房問諸詞臣論語柳下惠註云食邑柳下

孟子柳下惠註又云居柳下其一名而異註何解衆

無以應

謹按柳下無定據其云食邑見左傳孔疏居柳下

見莊子註然總不知出何書但註書者不應兩書

兩註自矛盾耳

古以食邑氏惟畿內王官與大夫之就食其地者

如芮伯樊仲原同屏括類惠不然也若公族倅貳

或食副田或食公邑皆不得以食邑為氏祇所居

偶異如仲遂以仲而氏東門南宮敬叔以仲孫而氏南宮類則以居爲氏容有之向謂惠有兩字左傳稱展禽則字禽國策稱柳下季則字季一是二十字一是五十字今知兼有二氏本是展氏係公子展之後而又氏柳下一是以字氏一是以所居氏也若趙岐註柳下是號不是氏則必如後世陶潛以居有五柳稱五柳生者恐又不然

公叔文子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

公叔文子並不名公孫枝據春秋傳本名公叔發卽

禮註引世本有曰衞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則或又名拔然亦舍此無他名者若公孫枝則秦大夫也秦穆公時曾薦孟明代晉傳稱爲子桑之忠子桑枝字也且其人有名卽國策亦有求丕豹公孫枝于晉語又且論語子桑伯子鄭玄以子桑字同直欲以公孫枝當之見註疏豈有春秋名大夫而可錯認其人如此

註疏古本孔安國註作公孫拔此據世本衞獻公孫公叔拔者今監本反改枝字相傳明代國學生有罰修註疏壞板者以枝拔形近陰改拔作枝以

附會朱註至今莫辨矣吳門何屺瞻爲

今皇上欽取進士曾于文評尾深咎常熟毛氏重鏤註疏板亦陰附朱註改拔作枝爲之嘆息始知

聖代儒臣早有能辨訛者徐仲山日記曰漢世博士陰改經字以就己因之熹平中詔蔡中郎寫經勒石樹之鴻都門以示刊正今且奈之何

曾西 曾子之孫

曾西曾子之子非孫也經典序錄云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其

人眞能衍聖門之學者其所以字西以申枝爲西方辰與楚鬬宜申令尹子申皆字子西竝同

子西

子西楚
公子申

子西鄭大夫公孫夏也夏爲鄭公子騑之子與公子國之子子產本兄弟而互執國政其在當時原有同事得失比較優劣雖其人不及子產而頗著名字故或問及之此漢儒馬融所指定者惟何晏無學以楚申字同故妄作異說而註竟以爲實然錯矣春秋時人罕道楚事者況論人當辨時地比方時賢定不出

齊晉鄭衛之鄉荆楚曠隔未得連類又且事久論定苟欲上下亦必進求之定哀以前夙徽未沫可加論隲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定之况楚有兩子西兩公子申僖廿八年司馬子西帥楚左師與晉戰成六年公子申以申息之師救蔡與晉戰當時猶無知者今此子西不通中國至哀十三年夫子春秋將絕筆然後有楚公子申伐陳之文見于簡書或人何由知其人而與百餘年前之管仲子產同年而語眞夢話也乃註引其三實事一以立昭讓國事爲或問之據二以沮用孔子三以名白公致亂爲彼哉之據則尤夢

之甚夫立胎讓國畏强慮禍在子期子閭皆能之原不足道且其事秘祇見楚策書未嘗遍告列國有簡書之布也若沮用孔子在孔子厄陳蔡末年而名白公以致亂掩面被殺則其時孔子巳卒而乃以身後之事而預爲論定夫子雖神聖焉能有此

張文楚曰大全吳氏謂鄭子西在鄭未嘗當國不宜與子產竝問此直不讀書之言據襄十年盜殺子駟子國時子西與子產同出討賊後鄭人以子西子產之故求盜于宋而宋與之十五年鄭伯伐齊則子西與子展守國十九年子展子西共攻子

孔殺之則子西聽政子產始為卿二十四年晉徵
重幣子產寓書子西以告晉執政鄭伯朝晉則子
西相之二十五年子產伐陳子西復伐陳二十六
年鄭伯歸自晉子西聘晉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及二十九年鄭
大夫盟于伯有氏然明曰政將焉屬裨諶曰子西
即世必及子產是子西先子產聽政而子產繼之
且同時有名或人之問正在于是而反謂其不聽
政不宜問亦錯矣特二子名位不大遠而以論其
人則彼此逕庭耳

曹交

曹交曹君之弟也

戰國無曹國焉得有曹君之弟此是曹姓而交名者系出顓頊之後其曰得見鄒君正以鄒亦顓頊後與曹同姓故也若謂曹君弟則春秋哀八年宋已滅曹至十四年宋向魋入曹以叛因是時以曹作宋邑故桓魋得據而叛之是曹在春秋已亡而謂孟子時有曹非又錯耶

文輝曰戰國鄒本春秋邾國魯穆公改邾爲鄒系出曹姓爲顓頊之後見孟子題辭

孟施舍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

魯有孟施少施氏係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孟固非姓施亦非發語聲也凡發語俱在首字如勾吳於越類未有發在第二字者第二字卽非發矣若其或稱孟氏雖複姓亦有之如左丘明亦稱左氏孟孫氏亦稱孟氏一例

子禽

子禽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

從來說書並無言子禽是子貢弟子者或人之說不

知所據前儒謂此係錯讀註疏所致鄭玄註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謂子禽子貢皆弟子也而子禽讀子貢不讀此錯之頗可怪者

桓公　子糾

程氏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管仲私于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許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此言毋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此則有礙聖學不止錯者聖人言爲世法況大節所關豈有無故可輕許一人且厚抑一人者　大抵夫子

本意謂國亂君亡之際羣公子在外能先入國者即是定亂且即是反正之君原無賢愚無貴賤無長少故公羊于春秋書齊人殺糾謂糾貴桓賤罪桓之篡弒而穀梁以糾長桓少責魯不能庇糾而殺之雖均非正義然尚順從其長少無顛倒者至仲之可不死且可事桓則公子諸傅等于僚屬雖略分主友而全無君臣之分與唐王魏之可從太宗正同乃子不明言其意而但揚仲以抑忽則以聖學重事功故力作提撕以警聾瞶此與子貢問士之詘言行信果爲小人子路問成人之斥見危授命爲今之成人三章一

例宋人守華山之教專于爲已與聖學適相反且又過憎子言爲有病因造作故事顛倒糾桓兄弟長次謂桓是兄糾是弟故仲可事桓若糾兄桓弟則聖人此言實害義之甚啓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似唖駡太過夫同一羣公子而兄可定亂弟不可定亂兄當有君臣弟不當有君臣已屬不通況糾桓長次自春秋三傳史記漢書外其見于他書如莊子荀子韓非子尹文子越絕書説苑類無不曰糾兄桓弟糾長桓幼卽管子亦云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祇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以漢文是淮南王

兄忌諱故稱殺兄爲殺弟此在韋昭已明註其下無容錯者而乃洵口唾罵不知其據是昭書與否即或據此而有礙聖言亦當稍加審愼乃全無顧忌不讀春秋不考本事并不查周秦以後論列文字公然顛倒曰桓公兄子糾弟名爲補救而實所以入夫子之罪若云疎忽則諸書俱然何容疎忽若云有意則非聖之責恐凡爲聖門之徒者難嘿然矣若王魏之辨別見講錄第五卷

張文彬曰程子桓兄糾弟之說又據春秋書法謂桓公則書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

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此更強詞少理者據書公伐齊納糾謂齊之糾也若小白入于齊不書齊將誰小白乎此與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又書蔡公子履出奔楚同履非嗣子又不當有蔡國其書蔡以無所繫耳至糾不書子以非嗣子則下文即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巳書子矣乃又云罪魯之故則以罪魯故而又使子糾爲嗣子豈可通也

南容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南宮适

即南容也

此合南容南宮适南宮縚南宮敬叔四人爲一人如此則其註名縚名适下當註曰又名閱以春秋大夫之名明見策書者而反不之及是爲失註論語記者兩記南容當改子謂南宮敬叔南宮敬叔三復白圭以論語書例凡春秋大夫皆稱謚如孟懿子孟武伯孟敬子類而此獨稱字是爲失書例向怪家語以南宮縚爲南容孔安國以爲容即南宮适史記索隱又謂容即南宮敬叔疑諸說必各有錯而此則又合衆

錯以爲錯者按容與公冶長並列其名與地皆不傳王肅論語註稱爲魯人此因檀弓家語皆以容爲南宮縚故云若家語以三復白圭爲南宮縚之行而檀弓謂南宮縚妻夫子因其姑喪而爲之誨髽似是兄女且縚名而容字則嚴容義合此是一人庸或有之然當註曰南宮姓不當註居南宮敬叔居南宮若容則衹是舊姓如南宮毛南宮長萬類無南宮可居也若南宮适則不知何人弟子而已而至于敬叔則風馬之甚孟皮爲夫子庶兄微且有疾焉得與孟僖子聯婚姻之親即姑喪誨髽亦大不合敬叔妻姑則孟

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廟或寢夫子亦安從誨之況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若謂懿子敬叔曾學禮夫子可妻兄女則僖子遺命如此其在策書與諸書竝未嘗曰二子來學觀家語史記凡弟子姓氏竝無懿子敬叔可驗也況妻女一事有萬萬非敬叔者若是敬叔則初疑子謂南容失記事之例今且疑子謂數語是夫子失詞敬叔公族非大夫即大夫之貳謂之國倅未嘗以邦之有道無道定廢不廢也若刑戮則幾見魯之公族在二百四十年間有以不謹言戮甸師者而謂及此

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雖其事或有之然與容無涉註于三復白圭章又曰事見家語則遍查家語並無蹤蹟揣其意不過以謹言與復白圭相類可合容敬作一人耳乃近人作四書考者附會朱註直引家語文而增其下曰敬叔歸乃三復白圭之詩噫乎此非焚書乎

章大來曰家語孔子三十五歲敬叔請于魯君從孔子適周計之當春秋昭廿五年是年僖子方卒恐未可適周且昭公已出奔安所得魯君請之若

史記適周反魯在昭二十年則敬叔生于昭十一年才十歲耳世無十歲能適周者此皆當闕疑之事

南宮敬叔

孟懿子之兄

然且錯之又錯仍顛倒人兄弟忽以敬叔爲懿子之兄據春秋傳孟僖子會祲祥時有泉丘女同僚女來奔懿子敬叔皆泉丘女所生懿以長自養敬以幼使僚女養之其後懿以長襲敬以幼不襲此開卷便曉者乃又作顛倒以爲有據則益無一據以爲有意則

糾兄桓弟將藉以立說或者有意此何必有意以為過誤則論語載人兄弟有幾而一誤尚可再誤眞不可解且朱氏倡格物窮理之說周制君承姓卿承氏敬叔以弟故不襲卿承氏而氏南宮此或未之考乃明謚敬叔而不知叔之為弟則併理亦不可問矣

箕子

紂諸父

宋世家箕子紂親戚也不知為父為兄惟馬融王肅謂紂諸父服虔杜預謂紂諸兄並無確據故孔安國註尚書微子及洪範尚不能定此安能定之

摯干繚缺方叔武陽襄

魯樂官名

太師摯八人非魯樂官周禮王大食三侑諸侯無之白虎通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魯安得有四飯官且定哀策書並無魯樂官竄四方事惟古今人表以摯干繚缺方叔武陽襄列之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註曰此紂時樂官鄭玄謂平王時人非也又漢禮樂志載泰誓舊文亦有樂官師瞽抱器奔散語則紂時人矣或曰史殷本紀周本紀皆有太師少師抱樂器出奔之文然太師名疵少師

名疆此摯與陽當是瓶與疆兩音相近之訛容或有之詳見後故事條

左丘明

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此惑于程氏而又錯者孔安國曰左丘明卽魯太史也按漢藝文志左氏傳國語皆魯太史左丘明著司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復纂異同爲國語而劉向劉歆杜預輩皆言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又親見夫子與公穀傳聞不侔其

曰親見正謂丘明與孔子同時而曰好惡與聖人同則專指論語左丘明耻之語也自唐人啖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據謂論語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不必是作左傳者要是妄語而伊川襲其說遂謂古之聞人夫事有明明可據而反故舍之以取撟異又何必然

仲弓之父

仲弓父賤而行惡父之惡不能掩其子之善

仲弓父無所考家語謂是伯牛之族人而漢王充作論衡直謂是伯牛則以伯牛名犁其稱犁牛直指其

名與字言此固無他據不足道者但史記稱父賤家語加以不肖則必其人多可議者然未云惡也惡則甚矣或曰不肖即惡則字書以不類先人爲不肖孟子丹朱不肖是也若中庸夫婦不肖則祇以不能言正義謂不肖勝愚故王制云簡不肖以絀惡不肖者但簡飭之已耳惡則斥之矣是惡與不肖明有分別況以先賢之父生數千年前即所聞異詞亦宜倖邀寬典而反改文以苛之此何意耶

告子

名不害

此見趙岐註而又錯者正義云盡心篇有浩生不害趙岐即告子因謂告子姓告名不害浩生其字也及註浩生不害則又曰浩生姓是告子一人不害又一人趙已自矛盾矣此又焉得取其矛盾者而反爲合之

吳孟子

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此又錯者止稱孟子則宋女子姓今曰吳孟子猶宋女子姓乎春秋書孟子卒是諱之論語稱吳孟子猶諱之乎蓋魯祗稱孟子當時故加以吳字其曰謂之

者謂魯人謂之也此與坊記所云猶去其姓而曰吳同意若謂昭公自諱使若宋女則昭公未嘗加吳字錯矣

放勳

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爲堯號也

孟子焉能爲堯號史本紀帝摯崩弟放勳立與舜名重華禹名文命並同故大戴五帝德篇帝堯高辛氏之子名放勳帝舜橋牛之孫瞽瞍之子名重華按楚詞有云就重華而陳詞屈原則何因而爲舜號乎若文命則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而禹貢卽曰禹敷土

商頌亦曰禹敷下土方夫惟文命禹名故文命之敷即禹敷也此非故爲號矣若皋陶謨允廸厥德非皋陶名又非史臣贊詞直皋陶自言然而解者云堯舜記事皋陶記言一何明了故孟子善讀書直稱放勳曰放勳乃殂落斬斬截截以呼帝堯此無容他註者若謂放勳贊詞則史臣開卷先贊二字一如後人題榜楔例不又笑話乎

子桑伯子

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孟之反

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

子桑伯子何以知爲魯人若謂是子桑戶則在論語無戶字在莊子無伯子字何以知爲卽此人鄭玄嘗曰此是左傳秦大夫公孫子桑世猶非之曰伯子何居今但據子桑二字則莊子尚有子桑虖將爭之矣若孟之反則莊子是子反非之反且豈不名側此但如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孔安國曰之反魯大夫名側始不錯耳

張文嶽曰莊子原不可據若伯子之反則在莊子亦不曾援論語春秋傳名直胡氏強合者外氏任

達凡歌曲樂喪原是寓言如子桑戶死子琴張爲臨喪倚歌此必無之事考春秋傳衞宗魯死于非命琴張尚欲以禮弔豈有無故反樂喪者若之反不伐正係公族守禮一大節目當時孟懿子旣不在軍祇孟武伯帥右師而旣而奔者即右師車也策馬一言不過守庶俘受過之禮與尚書不伐意合乃比之上德不德之異致即寓言亦豈有此

虞仲

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

仲雍是虞仲之曾祖虞仲是仲雍之曾孫此豈可錯

者仲雍本太王之子同兄泰伯竄吳泰伯已奄有吳國而無子仲雍繼伯爲吳君已三世矣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仲雍曾孫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即封之吳爲泰伯後而別封其弟仲于虞以繼仲雍漢志所云封周章弟中於河北之虞中即是仲則是仲者其名虞者其封國號也猶之蔡仲封蔡爲蔡仲秦仲封秦爲秦仲也仲雍不封虞何虞仲矣特春秋晉滅虞時宮之奇有云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似以虞仲指仲雍者因之史周本紀亦引泰伯虞仲語而漢地理志遂有錯誤不知左傳所云謂虞之封

國其于同姓在太王之昭一輩正指虞不指雍猶伯禽封魯而傳稱魯衛毛聃爲文昭指魯國不指魯公也但其稱逸民者以武王未物色時仲且流落荆吳間作隱居事耳不然雍與伯同竄荆蠻且同相繼爲國君而舍伯取雍亦大不合如謂泰伯端委治吳而雍且斷髮文身以爲君以是取雍則直逸君矣仲在隱居時故可逸仲雍君焉得逸耶

章大來曰漢志偶錯註而古今人表明載兩人有中雍即仲雍在武王未克商前又有虞中即虞仲在既克商後此固歷然不爽者

朱張

朱張不見經傳

論語考異謂釋文引王弼註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正義所云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以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正謂此也考異係宋浚儀王應麟作今大全後亦載之

費惠公

惠公費邑之君也

邑宰原可稱公如春秋齊棠公楚申公類然終是都邑之君不過諸國大夫下一屬長耳何得曰小國之君且何得曰非惟百乘之家爲然反于大夫有進等

也況費與成郈皆魯巖邑正三家所屬乃直爲孟獻子而上之錯矣按費本國名呂覽愼勢篇謂分國較大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無非以大使小以衆役寡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夫以封建大小較國勢逸而其首稱者曰滕費則費本春秋戰國閒一有名小國惠公是國君非邑君也又費一作鄪或曰即嬴姓伯翳之後本附庸與顓臾鄅郜同類

白圭

白圭名丹周人也　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僮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按此白圭名丹字圭不知何處人趙註疑卽史貨殖傳所稱白圭者因註曰周人且徵以貨殖省賦稱之而集註遂明引貨殖傳以實其人然又錯矣傳稱圭本周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于是天下言治生者皆祖白圭乃韓非又云白圭顯于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考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其逮孟子游梁時已七十餘年國已更三君向之初爲侯者今且進爲王而是人無恙尚能揪居積之術思以謀時賢而變國俗無是理矣且其人自稱曰丹未聞彼時之白圭以丹

名也此明又一人不得而强合之也

琴張　曾晳

子桑戸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

此兩事皆不可據者而偏引之莊子云子桑戸死子琴張臨喪而歌子貢往弔歸問曰彼何人者耶子曰彼游方之外而某游方之内外内不相及者則以子貢不識孔子不相及之人而猶是孔子弟子乎若季武子卒在昭之七年春秋書季孫宿卒是年孔子甫十七未知曾晳曾生與否且晳安得與季氏友此皆荒唐之甚者況本文言狂但言志行不相掩未嘗有

狂疾如所云也錯也

慎子　滑釐

慎子魯臣滑釐慎子名

愼滑釐卽禽滑釐墨子所云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皆持臣之器以待楚寇是也又卽蕭滑釐呂覽高誘註謂禽滑釐一氏篇是也古文禽禽與篇龠與愼昚字形相近又周禮註獸五歲爲愼又云獸之可禽者爲愼故舊儒謂愼子善兵法正指禽滑釐言若正義謂卽愼到趙人齊稷下客與孟子同時則不然愼到本名家者流劉向曾定愼子有四十二篇不善兵

法且諸書無或言愼到師墨翟者

張文虎曰莊子天下篇既列墨翟禽滑釐而又列宋鈃尹文子田駢愼到于其後則到與滑釐非一人明矣且禽滑釐學于墨子索盧參學于禽滑釐諸書皆有之而獨無愼到近作四書者者謂愼子名到魯人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則又降而與索盧參等矣此尤無據之言

宋牼

宋姓牼名　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强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

宋牼卽宋鈃牼與鈃字音相同此不必疑者故荀子非十二子篇中及宋鈃唐楊倞註云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孟子作宋牼與鈃同口莖反

## 申詳 子張之子

申祥子張子見檀弓註然以顓孫氏之子而改姓申舊猶疑之況此是詳字不是祥字故趙註但稱賢者安得謂子張子也

## 癰疽

瘍醫也

此亦錯者瘍醫在天官職以下士爲之禮記稱王臣受天子策命與庶人在官大別況醫多有名如國語醫和左傳醫緩即賢士大夫尚相徵禮何得以偶然主客爲孔子諱又且瘍醫所掌有頭創身瘍金傷跌折諸症並不專以癰疽爲名此二字非官名非人名又非醫名實誤文之顯然者考雍本是姓系文王子雍伯之後如雍糾雍太宰類此孔子所主當是雍渠即史世家所云靈公與南子同車雍渠參乘孔子爲次乘者以此人係靈公嬖幸與彌子等且與孔子因

綠故彌子直邀其主已而當時亦并傳有主渠一事乃劉向說苑載孟子文作孔子主雍雎以渠雎聲近訛錯而趙岐註璧中本則并訛雎爲疽于是七篇之本始將雍渠二字盡變之而爲癰疽此蹤跡之實可按者不然衞靈時無雍雎而劉向輯內府書又並不見趙氏璧中之本乃忽有雍雎一名謂非雍渠之轉訛不可也近無學者一見說苑便謂雍雎是本名反將史記雍渠亦改作雍雎則大錯矣此不可不辨者

張文檒曰史記報任安書衞靈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此亦史記雍渠非雍雎之証

盜跖 蹠

蹠跖同

跖蹠固同字然、跖、蹠、是、誰、並不註明俗師講孟子動輙以柳下惠之兄當之按春秋內外傳及魯世家柳惠卽展禽爲公子展之後春秋無駭始賜氏者並未有展族名跖又名蹠爲柳下兄也且惠氏柳下或云食邑或云居址此惠所創氏固非展族所得通卽或仲遂氏東門孟孫閱氏南宮後得承氏然子姓可承跖果是兄安得承弟氏氏之況此係莊生寓言莊以爲人性不善雖聖人不能挽回故借孔子柳惠以造此故事夫以莊廿六年之柳惠距孔子定哀百有餘

歲而相爲主客此是訛夢而以溥天下開眼之人而共久夢中可乎考古大盜皆名曰跖與姣女之稱西施毛嬙並同故此有夷跖有舜跖又有堯跖跖之犬吠堯是也有跖有蹠然又有蹻賈誼傳謂跖蹻廉是也盜跖與蹠蹻總是足胝係人體最下之名而李奇漢書以蹠爲秦大盜丁度集韻又謂跖是秦盜蹻是楚盜然總是盜號則此當註曰跖蹠秦楚間大盜通稱乃姑置不問一似舍柳氏別無跖者註書何爲

張文藏曰人有名有稱章句開卷皆稱子程子不知是何稱法據大全陳氏謂公羊傳有子沈子何

休註云冠子于氏上者著其爲師也朱氏尊程子爲師故如此按公羊高世稱子夏弟子卽公羊說與春秋說題詞戴宏序皆云子夏以春秋傳公羊高未聞別有無名之沈子作公羊師也且公羊文以子冠氏上不止沈子如子女子子北宮子子司馬子豈必人人皆其師又且桓公生莊公年竟自稱子公羊子則以公羊子而師公羊子大無理矣或曰何註所言師不是人師是經師之師如伏生后蒼漢儒所稱有師承師說者然亦不通國語王孫雄呼范蠡爲子范子范蠡未嘗爲經師也嘗考

此子字是同時同輩而親之之詞猶稱子大夫類王孫雄惟有求于蠡故親蠡若何註則明作分別有先師有後師有巳師有他師先師者戴宏是也後師者子沈子是也巳師者同巳之師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北宮子皆是也他師者曾子高子是也是後師為子後師而且與巳同師者為子子沈子者不過以後師而與巳同師者耳而乃以親之者而認為尊以後時之人而認作先時以偶指經師而認作人師之師公然造一子程子而人之謟朱氏者遂踵之曰子朱子非笑話乎

終